

蒙元时期的札撒孙^①

李鸣飞

内容提要：札撒孙在蒙元时期是一种蒙古怯薛官职，过去学界不了解其确切职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至正条格》和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史料，可知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在元朝，由于斡耳朵与宫廷重合，因此皇帝在都城时，札撒孙的职能演化为维持宫廷之内及周边秩序，当宫帐在两都之间行进时，札撒孙亦需维持斡耳朵的秩序，为其指定驻扎区域和活动范围。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又是中原传统王朝之一环，导致其札撒孙和与之职能类似的殿中司、留守司两套系统并行。

关键词：札撒孙 札撒温 《至正条格》 《书记规范》 殿中司 留守司

中图分类号：D69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13) 02—0020—09

蒙元时期的汉文文献中见有“札撒孙”一词，亦作“札撒兀孙”、“札撒火孙”、“札撒温孙”、“札撒兀勒”等，“札”字也写作“扎”，虽然写法不同，含义大都一致，为行文方便，下文统一用“札撒孙”表示。

札撒孙在蒙元时期是一种蒙古怯薛官职，有时也作为人名使用，本文主要讨论作为怯薛官职的札撒孙。传统史料中，这个词出现次数不多，导致其作为官职出现时，有的学者将其误为人名。更由于相关材料较少，学者难以确切了解其职能。2002年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中有四条断例出现了这一官职，笔者最近翻译的伊利汗国时期的波斯文史料《书记规范》（*Dastūr al-Kātib fī Ta'yīn al-Marātib*）“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亦有任命札撒孙的三篇文书。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札撒孙这一职务的职能，亦显示其职能在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不同演变。

一、传统蒙元史料中的札撒孙

传统蒙元史料中，《元朝秘史》、《元史》、《通制条格》、《庙学典礼》、《经世大典·站赤》和极少数元人文集中出现过札撒孙这一官职。《元朝秘史》第278节记载窝阔台汗命令：“晃豁儿台、失刺罕等札撒兀勒与宿卫们一起整治出入宫廷的人。”^②《元史·阿塔赤传》载：“（阿塔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族群凝聚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82）成果之一。

②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5页。

赤)事成宗、武宗,为札撒兀孙。”^①《元史·博罗普化传》载:“(博罗普化)初直宿卫,为速古儿赤。……延祐四年(1317),复入侍为速古儿赤扎撒孙。”^②《通制条格·仪制》“朝现”条所载延祐元年文书,要求朝覲的“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必须夏天到上都朝覲,不得去大都朝覲,命“阔阔出、阿撒罕等必闾赤根底,完者、阔阔出等扎撒孙每根底说了,教省会与各枝儿者。”^③危素的《月鲁帖木儿公行状》记载,仁宗喜爱月鲁帖木儿,“命脱忽台传旨四怯薛扎撒火孙,令常侍禁廷,毋止其人。”^④胡祇遹《蒙古公神道碑》:“朝廷以公为能,自呼图克帐下扎萨克齐擢拜彰德路达鲁噶齐,岁丙申之四月也。”^⑤这些史料中的札撒孙明显是一个怯薛官职。而胡祇遹《蒙古公神道碑》中的“扎萨克齐”一词,应该是清代对元代译名“札撒赤”的改译。以“札撒”(jasa、jasaq)为词根,加上后缀“赤”(ci),元代汉文史料中这种译名仅在此处和《高丽史》各出现一次,^⑥推测应与札撒孙含义相同,可能因为元代大多数怯薛官职均以“赤”为后缀,因此胡祇遹和《高丽史》的作者在记载这一官职时用了“札撒赤”,这也有助于说明“札撒孙”是怯薛职位之一种。

除官职外,史料中也有作为人名使用的“札撒孙”,如《元史》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以札撒温孙为河南行省右丞”^⑦,至正十五年四月“以御史中丞扎撒兀孙同知经筵事”^⑧。札撒孙既是官名,又可作人名,因此学者有时候会将官名札撒孙误为人名。《庙学典礼》中《三教约会》条载:“至元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阿都台集赛第一日紫檀殿里有时分,浩尔齐托欢、舒库尔齐图列台、伊噜特穆尔、锡保齐济尔噶朗、济尔噶、和塔拉、特穆尔、扎萨固逊(、)特穆尔布哈、必齐齐蒙克托迪这的每,本院官托音、达什爱满、额特、布延克图、呼必布哈参议等奏过事内一件……”,点校本把“扎萨固逊”和“特穆尔布哈”点开,认为“扎萨固逊”是一个人名。^⑨实际上,这里的“扎萨固逊”是“札撒孙”在清代改译的结果,与浩尔齐(火儿赤)、舒库尔齐(速古儿赤)、锡保齐(昔宝赤)、必齐齐(必闾赤)等同为怯薛职名,不应与“特穆尔布哈”点断。《经世大典·站赤》亦有类似记载,同样容易被人误断。^⑩

传统汉文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札撒孙的职能。由于该词从形式上看与“札撒”相关,明显是蒙语“札撒”的派生词,而“札撒”意为“法令、法典”,因此过去学者通常推测“札撒孙”就是执法之人。又如前引史料所见,《蒙古秘史》中“札撒兀勒与宿卫们一起整治出入宫廷的

① 《元史》卷一二三《阿塔赤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037页。

② 《元史》卷一三四《博罗普化传》,第3264页。

③ 《通制条格》卷八《仪制》“朝现”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④ 危素:《故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公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元人文集珍本丛刊》7,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67页。《元史》卷一四四《月鲁帖木儿传》同,第3434页。

⑤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五《大元故怀远将军怀孟路达鲁噶齐兼诸军鄂勒蒙古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三》十二年八月“外有官人、札撒赤、首领官、令史并官军家属及兄弟递番往来者,悉令给料。”平壤,1957年,第416页。

⑦ 《元史》卷四二《顺帝五》,第901页。

⑧ 《元史》卷四四《顺帝七》,第923页。

⑨ 王颀点校:《庙学典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⑩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叶一四,刘迎胜引用时也出现了类似错误,见其文《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人”；《通制条格》“朝现”条中，札撒孙管理“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朝覲皇帝事宜；《月鲁帖木儿公行状》中，月鲁帖木儿想要“常侍禁廷”，则需跟札撒火孙打招呼，“毋止其入”，因此也有学者提出札撒孙的职能是维持宫廷秩序。方龄贵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中解释“札撒兀勒”时认为：“又札撒兀勒 jasa' ul 的语根 jasa- 必当和札撒、扎撒即 jasa、jasak、jasaq 等有关，札撒训法令、法典，札撒兀勒应该就是执法的人。”^① 在《通制条格校注》里注释“札撒孙”，“即掌管札撒之官”。^② 如《蒙古秘史》的“札撒兀勒”一词，村上正二译作“检非违使”。余大钧解释其“为维持宫廷内秩序、纠察不合法行为、情况的官职。可译为纠察执法官”^③。《蒙古族大辞典》解释词条“札撒兀孙”、“札撒火孙”：“蒙、元宫廷官名。《元朝秘史》称‘札撒兀勒’。掌管宫廷事务，维持宫廷秩序。”^④ 党宝海认为：“‘扎撒孙’表示‘监督执法的人’。”^⑤

把札撒孙解释为“执法者”，认为其职能是“维持宫廷秩序”，此种解释虽然大致不错，但难免令人疑惑，如果说札撒孙是执法者，其与断事官札鲁忽赤的关系如何？如果说札撒孙的职能是维持宫廷秩序，那么与纠罚“失仪越次及托故不至者”、纠避“不可与闻之人”^⑥ 的殿中侍御史关系如何？以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最近韩国新发现的元代重要史料《至正条格》和波斯文史料《书记规范》中与札撒孙相关的史料可以使我们对札撒孙具体职能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二、《至正条格》中的札撒孙

《至正条格》是元顺帝下令编修的典章书籍，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书中保存了泰定朝、文宗朝和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的大量条格、断例。该书的一部残本于2002年在韩国庆州市发现。虽然是残本，由于其收录了大量元朝后期史料，而元代后期史料保存较少，因此对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由韩国学者进行点校注释，于2007年出版，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至正条格》的《肃严宫禁》（两条）、《巡绰食践田禾》、《失仪》等四条断例中，分别出现了札撒孙。其中《肃严宫禁》下有两条作为官职出现，第一条要求札撒孙维持入奏官员的秩序，其职责类似于殿中侍御史：

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书省奏，节该：“世祖皇帝时分，诸王驸马每、各衙门官人每，都在主席里坐地，商量了勾当，有合奏的事呵，先题了入去奏有来。如今若不严切禁治呵，不不当的一般有。御史台官奏奉圣旨：「俺内苑里的勾当，入怯薛的怯薛官人并怯薛丹、扎撒孙、各爱马的头目每、留守司官人每、八刺哈赤每等，是他每合管的勾当有。俺众人商量了，写定奏目听读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有圣旨来。」四怯薛的怯薛官、中书省官、枢密院官众人商量来：「入怯薛的怯薛官、次

①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334页。

②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335页。

③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488页。

④ 文精主编：《蒙古族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⑤ 党宝海：《蒙元史上的脱脱不孙》，《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⑥ 《元史》卷八六《百官二》，第2178页，《元史》卷一〇二《刑法一》，第2617页。

着的官，各扫邻里坐地着，教入怯薛的扎撒孙各门头守把着，不教空歇了，禁治闲人休入去者。……如今依先例，怯薛里各委壹个好人，教常川整治呵，怎生？将这文书入怯薛时分交割着，只依这体例里省会了，整治呵，怎生？”商量来。”听读了奏目文书呵，奉圣旨：“那般者。教伯答沙明日聚着各怯薛官、扎撒孙每省会了，依这文书体例，好生整治者。”^①

根据这条文书，札撒孙和担任怯薛职守的官员、怯薛、各爱马的头目、留守司官员和八刺哈赤（守城官）等一起管理宫廷事务。札撒孙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各扫邻里坐地着”的怯薛官和其他官员，“各门头守把着，不教空歇了，禁治闲人休入去者。”扫邻即宫门外官员会集的场所。^②《失仪》条与此类似：

皇庆二年（1313）十二月，御史台奏，节该：“皇帝根底行礼间，但有失仪的，依例罚中统钞捌两。上殿去时，各依资次，不教紊乱。札撒孙、监察御史好生整治行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③

札撒孙与监察御史一同整治觐见皇帝时的百官秩序。这两条中札撒孙的职责分别与殿中司纠避不可与闻之人，纠罚失仪越次、失仪失列的职责有相似之处。

另一条《肃严宫禁》断例中，札撒孙协同其他怯薛负责捉拿宫帐周围“卖酒肉做买卖的”：

泰定三年（1326）五月十七日，留守司奏：“世祖皇帝时分，斡耳朵后地卖酒肉做买卖的，都无有来。如今做买卖的，好生多有。”奏呵，奉圣旨：“使将两个扎撒孙、贵赤、火里温，一处去拏将来者。”么道。“俺将那人每拏住呵，造酒的，就那里染拾染重要了罪过打来。如今多有人每不改有，又那般做买卖多有。”奏呵，奉圣旨：“恁留守司出与榜文禁约者。今后似这般依前做买卖的人拿住，好生要罪过。更两邻不首，与犯人同罪者。”^④

贵赤意为跑步者，火里温意为看守禁地者。^⑤本条断例中，札撒孙和贵赤、火里温被派遣捉拿“斡耳朵后地卖酒肉做买卖的”，可知札撒孙的职责包括维持宫帐周边秩序，并且与留守司共同行使这一职责。

在《巡绰食践田禾》条中，每年斡耳朵往来于大都与上都之间时，札撒孙负责禁约食践百姓田禾者：

泰定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书省奏：“每年上位大都、上都往来经行时分，札撒孙内差拔，教为头领着壹伯名怯薛丹巡绰。但有将百姓田禾食践的，禁约有来。……”奏呵，奉圣旨：“那般者。”^⑥

元代实行两都制，甚至也可以说皇帝的斡耳朵在哪里，都城就在哪里。因此可以认为此文书中，

① 《至正条格》校注本《断例》卷一《卫禁》“肃严宫禁”条，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第167~169页。

② 《南村辍耕录》卷一“内八府宰相”条：“扫邻，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中华书局，1959年，第19页。

③ 《至正条格》校注本《断例》卷三《职制》“失仪”条，第189页。

④ 《至正条格》校注本《断例》卷一《卫禁》“肃严宫禁”条，第169页。

⑤ 贵赤在元代史料中比较常见，火里温则仅见于《至正条格》。对火里温的解释，参见《至正条格》校注本《断例》注20，第169页，又见宫海峰《元代制度中的若干蒙古文化因素考察》，南京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注175，第51页。

⑥ 《至正条格》校注本《断例》卷一《卫禁》“巡绰食践田禾”条，第172页。

札撒孙所实行的也是维持宫廷秩序的职责。根据以上四条断例，札撒孙的职责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维持宫廷内部上奏官员的秩序，这一职责与殿中侍御史重合。其二是维持宫帐周边秩序，这一职责与留守司重合。

《至正条格》校注本注释词条札撒孙：“jasasun < jasaqsun，是意为‘整治’的蒙语动词‘jasa-’的名词型‘jasaq（法令）’添加后缀‘-sun’的词汇（jasaqsun < jasasun）。指监督遵守法令的官职，类似于警察（官）。在《高丽史》卷二七（世家二七·元宗三，12年8月）/22v中有‘扎撒赤（jasaqchi）’，在《蒙古秘史》278节中有‘札撒兀（jasa’ul），是与此类似的官名。在突厥语中Jasa/jasaq被标记为yasa/yasaq，因此其在波斯文与突厥语文献中记载为yasaqchi或者yasa’ul。其中，监督军队阵营和战列的人被称为yasa’ul。”^①这条校注引《蒙古秘史》的“札撒兀勒”时误为“札撒兀”。此外，校注认为札撒孙对应的蒙语词是“jasasun”，最近南京大学宫海峰提出“汉文史料中多次出现的‘札撒孙’，其原蒙古语语音可能是‘jasaγulsun’，而不大可能是‘jasasun’。‘札撒孙’的其他形式还有‘扎撒孙’、‘扎撒兀孙’、‘扎撒火孙’、‘札撒温孙’等，他们应是同一个蒙古语词‘jasaγulsun’的不同翻译。”^②这种意见应该更为合理。

《至正条格》校注亦根据札撒孙一词的构成，将其含义解释为“监督遵守法令的官职”，但又提到波斯文与突厥语文献中“监督军队阵营和战列的人被称为yasa’ul”。据此校注来看，同一官职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含义不同，其间关系如何，需要靠波斯文史料方能解答。

三、波斯文史料中的札撒温

《至正条格》校注本注释中提到札撒孙一词在波斯文和突厥文史料中记载为“yasaqchi 或者 yasa’ul”。笔者所见，波斯文史书中对应“札撒孙”的词主要有第一个元音为长音ā的yāsāvul、yāsāvūl、yāsāvur和第一个元音为短音a的yasāvul、yasāvur、yasāvūl、yasāvūr等几种形式。yāsāqchī几乎没有见过，但晚期史料中非常少地出现过yasāqchī。在哈菲兹·阿布鲁的《历史精华》（*Zubdah al-Tavārikh-i Hāfiz-i Abrū*）中出现了yāsāvīsūn，然而带有后缀“sūn”的形式仅见于此。可以认为波斯语史料中对应“札撒孙”的词实际上来自于蒙文的jasaγul，以下波斯文史料中将其翻译为“札撒温”。

关于波斯文史料中的札撒温，德国学者德福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搜集和研究，将其解释为“大汗的贴身警卫，监督者、管理者、副官，维持秩序者”^③。但德福认为该词的正确波斯文形式是yasāvul，而第一个元音为长音ā的几种形式是误写。实际上，如果不论作为人名的情况，作为职务时，第一个元音为长音ā的几种形式主要出现在较早的14世纪史料中，而第一个元音为短音的yasāvul、yasāvur等形式则大量出现在较晚期史料中，有可能是第一个元音到后期被省略了。本文主要讨论14世纪波斯文史料中的札撒温。

① 《至正条格》校注本《断例》，第167页。此条注释由汉阳大学的赵阮博士译为中文，特此感谢，一切可能出现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② 宫海峰：《元代制度中的若干蒙古文化因素考察》，第100页。

③ 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Älterer Neupersischer Geschichtsquellen, vor Allem der Mongolen- und Timuridenzeit*,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3, band IV, p. 166.

14世纪史料中的“札撒温”，本文分别举出《完者都史》(Tārīkh-i Ūljāytū)、《穆扎法尔朝史》(Tārīkh-i āl-i Muzaffar)和《书记规范》中的几例进行分析。其中《完者都史》和《穆扎法尔朝史》只是提到这一官职，而《书记规范》则对这个词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并收录了三篇任命札撒温的文书，因此《书记规范》的相关材料最为重要。由于这三种史料目前都没有中译本，现将其中与札撒温相关的部分翻译引用如下。

《完者都史》是伊利汗国不赛因朝的沙哈尼所写的一部编年史，刘迎胜曾对这本书做过详细介绍。^①其中提到札撒温的部分如下：

(70) 6年7月，世界君主把鲁木(rūm)地区的军队和各地城镇的统治权委任给忠于君主的异密亦隣真(īrinjīn)，派他带着大量军队前往。他让不阑奚(būlārghuy)担任札撒温(yāsāvulī)和前锋(manqlāy)，派往前线。^②

这段材料中提到不阑奚作为“yāsāvulī”和“manqlāy”被派前去追随亦隣真。这两个词都不是波斯语的固有词汇，而是蒙语词，“manqlāy”意为“先锋”、“前茅”，在《蒙古秘史》中，音译汉字作“莽来”，旁译作“头哨”。^③“yāsāvulī”应该也是一个与军队相关的职务。

《穆扎法尔朝史》一书国内学者尚未介绍过，该书的作者是马哈谋·库图必(Mahmūd Kutubī)。他死于14世纪，是穆扎法尔朝的大臣。在蒙古统治时期，伊朗有几个地方政权，其中的法尔斯政权被称为穆扎法尔朝，该政权控制起儿漫、法尔斯、亚兹德和波斯湾沿岸，向蒙古统治者纳贡，著名的伊朗诗人设拉子的哈非兹就在该朝的穆巴列祖丁(Mubārīz al-dīn)王的宫廷。《穆扎法尔朝史》是关于穆扎法尔朝的历史，是伊利汗国到札刺亦儿朝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因为该书的作者是穆扎法尔朝的大臣，所以他记载的内容非常重要。该书中“关于已故的异密穆巴列祖丁·穆罕穆德·本·穆扎法尔”一节提到了札撒温：

……(异密穆巴列祖丁)和他的姐姐前往完者都算端的斡耳朵，在路上，一群捏古迭儿(nikūdiriyān)拦住了他们。异密穆巴列祖丁当时十三岁。他的姐姐鼓励他，所有同行的妇女都像男人一样装配了武器，自己把捏古迭儿赶走、击溃。其中一部分被杀了，他们的头被带到斡耳朵。完者都算端很喜爱他。把他父亲的职务札撒温、封地maybud(译者按：亚兹德省的一个地名)和护卫身份都给了他，并让他在身边伴随十四年。^④

捏古迭儿指的是伊利汗国时期伊朗南部非常著名的强盗集团，在《马可波罗行纪》和《史集》等书中也提到过他们，其中《马可波罗行纪》对其描述尤其详细，据称马可本人还遭到捏古迭儿所率领的哈刺兀那思的袭击。^⑤十三岁的穆巴列祖丁率领随从击败了捏古迭儿的袭击，完者都

① 刘迎胜：《沙哈尼和他的〈完者都史〉》，《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3、4期。

② Abū al-Qāsim ‘Abdullāh b. Muhammad al-Qāshāni, *Tārīkh-i Ūljāytū*, Tehrān, Intishārāt-i ‘ilmī va Farhangī, 2005, p. 77, 本文中波斯文史料的翻译得到了德黑兰大学历史系 Vosoughi 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的帮助，特此感谢，一切可能出现的错误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③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42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0页。关于此词的含义得到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乌兰老师的提示，特此感谢。

④ Mahmūd Kutubī, *Tārīkh-i Āl-i Muzaffar*, Tehrān, Amir Kabir, 1985, p. 34.

⑤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2001年，第54页，冯译本中译为“那古昔儿”。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三卷《叙捏古迭儿军队来到法儿思和起儿漫，进行了洗劫》，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7~148页。

算端把其父的职务札撒温和封地给了他，并给了他护卫身份，这里的护卫身份大概类似于元朝的怯薛，因此穆巴列祖丁在完者都算端身边陪伴了十四年。而穆巴列祖丁的怯薛职务大概就是札撒温。

《书记规范》是14世纪的阿塞拜疆学者穆罕默德·本·法赫鲁丁·忻都沙·纳黑乞瓦尼(Muhammad ibn Fakhr al-din Hindushah Nakhchivani)编纂的波斯文公文写作指导书。此书目前没有完整译本，国内学者有刘迎胜、张长利曾做过简要介绍。^①日本学者本田实信亦曾介绍，并翻译了其中15篇任命书。^②笔者曾撰文介绍此书，并翻译和转写了本田实信未译的21篇任命书，其中包括三篇任命札撒孙的文书。^③由于“札撒温”并非波斯语固有的词汇，大概当时就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词的含义，因此在三篇任命书之前，《书记规范》的作者先简短的介绍了札撒孙的职能，这是此书的编写惯例，在任命李可温的章节中也有类似部分。根据《书记规范》的解释，“札撒温”的主要职责是：

诸斡耳朵和诸军队的札撒温的事务是诸州的重要之事，札撒温的任务是使一切大大小小各部在安排好的、确定的范围之内，使军队和异密们的士兵在骑马的时候控制在他们的地方之内，使骑兵站立【在正确的地方】，不让任何人从确定的地区内越界到其他地方去。^④

从这一解释中可以得知，札撒温的主要职责就是确定斡耳朵和军队的位置和活动范围。这一职责既包括平时驻营时不同斡耳朵所在地域范围的分配，也包括战时指定军队的列阵排布，还包括大聚会时为参加聚会的人指定位置。我们可以在三篇任命书中看到这一职务的具体职责：

第一篇

……委任他为各斡耳朵和诸军队的札撒温，以便他按照惯例，执行此项工作及其他相关事务：当不同部落的异密和军队发生争吵时，把每个部落安排到他认为正确的地点。在忽里勒台和大聚会召开的时候，骑上马，去执行札撒的职责，避免有人出现差错。当异密们、大臣们、国家重臣和朝廷要人们向君主致意时，要恪尽职守，把致意之语送入在场者的耳中……所有兀鲁思异密、大底万的大臣、万户、千户、百户和全国各省的所有军人应知，从此刻起，以阿巴吉为全部斡耳朵和军队的札撒温，不可违背他的裁决，不可离开他为诸军和诸异密所指定的行列去其他地方……

第二篇

……委任他为攻打某国的某军队的札撒温，令他在各异密和各军人为了队列和发生争吵冲突的时候，使其站在规定的地方，任何人不得从自己【应在】的地方越界，在

① 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甲编·序说》第3章《国外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1页。张长利：《波斯文蒙古史文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第1章《モンゴルの制度》，第5篇《モンゴルの遊牧的官制》“宿管官”、“遺失物監理官”，第72~77页；第6篇《ジャライル朝のモンゴル・アミール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86~94页。

③ 《〈书记规范〉“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介绍及研究》，《全球史评论》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9~138页。李鸣飞：《〈书记规范〉“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的翻译》，《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4~208页。

④ 李鸣飞：《〈书记规范〉“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的翻译》，第192页。

诸斡耳朵也应遵守此项职责，……他所在的军队中尊贵的异密和全体军人应把他看做军队的札撒温，不违背他的正确的话和行为，不离开他指定的位置，在攻打敌人时彼此协作，行动一致，任何情况下都不单独行动，不独断专行。

第三篇

……委任他为大斡耳朵和胜利之军的札撒温，使他在那个方面始终以受到称赞的符合规定的方式完成工作，让各部落中每一部落的异密、倚纳（*ināq*，即亲信、心腹）、军人们都站在他指定的地点，不得越界。……使诸兀鲁思异密、诸大臣、全体倚纳、诸地方异密、诸万户、千户、百户把他看做军队和斡耳朵的札撒温，尊重他，不违背他的队列裁决（*yāsāmīshī*），在战场上的队列中同心戮力进攻敌军，不彼此分开独断专行……^①

从以上几篇任命书可以看出，札撒孙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各斡耳朵、各军队、各大臣异密指定位置、划定范围、维持秩序。有总管诸斡耳朵和诸军队的札撒孙，也有分别管理各斡耳朵或各军队的札撒孙。由于军队各部分的排布关系到战争时的布阵排列和协作进攻，影响战争的胜负，因此札撒孙的地位非常重要。很可能札撒孙的职责最早是为不同部落、斡耳朵指定平时驻营和战时布阵的位置，后来在元朝逐渐演变发展为指定官员、大臣觐见皇帝时的位置，维持宫廷内部和周边的秩序。

哈菲兹·阿布鲁的《历史精华》中出现的 *yāsāvīsūn* 的含义与前面讨论的“札撒温”不同，这个词的含义与法律、法令有关，可能是“执法者”的意思。哈菲兹·阿布鲁是帖木儿帝国沙哈鲁汗廷史家，他的《全书》（*Majmū' -i Hafiz Abrū*）的第四部分记录帖木儿帝国的历史，又被称为《历史精华》。该书《叙述伟大的亲属和祖先，关于世界征服者、君主殿下的出生》中提到：“在世界征服之王成吉思汗吩咐自己子孙的时候，他的第二子察合台汗从子孙中选出作为札撒兀孙。”^② 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成吉思汗替四个儿子分别选择了职务，“长子术赤掌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扎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那些犯法者的惩处。窝阔台……治理朝政，……拖雷负责军队的组织和指挥，及兵马的装备。”^③ 《史集》亦有：“成吉思汗曾对异密们说：‘凡是极想知道札撒、必里克和如何守国的法规的强烈愿望的人，就去追随察合台。’”^④ 所以《历史精华》中说成吉思汗吩咐察合台为“*yāsāvīsūn*”，指的是掌管札撒的“执法者”。然而《历史精华》中这个部分是在讲述帖木儿帝国史家杜撰的历史，提到帖木儿的七世祖合出里汗与成吉思汗的四世祖合不勒汗是兄弟，成吉思汗选中次子察合台为札撒兀孙，而察合台又因为喜爱和信任帖木儿的五世祖哈刺察儿那颜，因此委任其为札撒兀孙。这是宫廷史家为帖木儿帝国汗王统治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暗示哈刺察儿和察合台汗做过同样的官职，因此其后人亦有资格担任大汗。这里所谓察合台被选为“札撒兀孙”，该词在《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等史料中均未出现，可能是较晚才在波斯文中出现的。

① 李鸣飞：《〈书记规范〉“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的翻译》，第193~194页。

② Abdullāh Ibn Lutf Allāh Hafiz Abrū, *Zubdah al-Tawārikh-i Hafiz Abrū*, Tehrān,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 Ministry, 2001, p. 34.

③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4节《成吉思汗的诸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页。

④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2页。

四、结 论

波斯文史料中的札撒温显示出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为斡耳朵、军队乃至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因此这个词应该来自于蒙语意为“整治”的动词“jasa-”而非意为“法令”的名词“jasaq”。在元朝，可以认为斡耳朵与宫廷重合，因此皇帝在都城时，札撒孙的职能演化为维持宫廷之内及周边秩序，这一职能与殿中司和留守司的职能有所重合，当宫帐在两都之间行进时，札撒孙亦需维持斡耳朵的秩序，为其指定驻扎区域和活动范围。无论是汉文还是波斯文史料均未显示出札撒孙与法律和断案有关，波斯文15世纪史料中出现过 *yāsāvīsūn* 一词用来表示“执法者”，但这个词出现次数极少，有可能是较晚才在波斯文中出现的。

元朝宫廷中既保留了蒙古旧有的札撒孙，又接受了汉地传统的殿中侍御史和两都留守司，这两套并行制度中官员的职能有所重合。传统认为这是元代官制二元化的体现，即元代除汉地官制体系外，还保留有一整套发源自前四汗时期的蒙古职官，而保留这些蒙古职官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黄金家族及贵族利益，是古代游牧民族领主视国家为黄金家族私有财产观念在元朝的遗存。但元朝和伊利汗国在接受当地制度的同时，均保留早期的蒙古制度和职官，除了观念和制度遗存外，笔者认为这还与蒙古帝国在实际分裂的同时仍保持内在联系和表面统一的状态有关。元代皇帝作为中国王朝皇帝的同时亦是世界帝国的统治者，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和政治资源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其一方面要接受汉地的传统制度，同时也要保留推广至整个帝国的蒙古制度。汉文史籍中记载的蒙古官制，有一些与汉地传统官职功能重合，部分已经与汉式官制合并，有一些则是汉人史家以中国传统官制思维进行理解，容易使学者产生误解。充分利用元朝的原始资料和蒙古时期的波斯文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官职的源流和功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元皇朝利用多重政治资源应对多元政治问题的特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王文洲